

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
鲜血、大地与主权

施
展
著

法政思想
——
文丛

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施
展
著

鲜血、大地与主权

法政思想
——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鲜血、大地与主权 / 施展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法政思想文丛)
ISBN 978-7-5118-2190-4

I. ①迈… II. ①施… III. ①迈斯特,
J. (1753 ~ 1821)—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
B561.59②D095.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467 号

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鲜血、大地与主权

施 展 著

责任编辑 董 飞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9.75 字数 250 千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2190-4

定价:4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 一

法国大革命这件事果真是非同小可，似乎有淘不完的世界意义，两百多年了仍有许多人念兹在兹，谈兴浓浓，尤其是在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领域。施展这本《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的出版，及其所透露出的大量学术信息，就是一例明证。这的确是其他的革命事件都不曾有过的“殊荣”。

这里的“殊荣”带有引号，意思是法国大革命持续地受学术界的关注，并不全是它的好事，往往它只是个受诅咒的反面教材呢，比如在施展研究的这位迈斯特眼里就是如此。

其实法国大革命自其发生之日起，学术界就因对它正负两方面的看法而分为左右两大派了，尽管这种左右派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界定。最著名的右派大革命学者，最早的当属埃德蒙·柏克，后来就是迈斯特和伯纳尔了，再后来还有丹纳、加克索特、马德兰等等历史学家，再再后来就是考本，以及当今名满天下的孚雷。不过，长期以来居学界主流的还是承认大革命正面意义的左派，他们之中的最著名者可以拉出一份长得多的名单，从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梯叶里、米涅、基佐，经由米什莱、马克思、托克维尔、梯也尔、绕勒斯、奥拉尔、马迪厄、勒费弗尔、曼弗列德、索布尔、阿多、伏维尔、伊格内、马佐利克等，一直排到塔克

特、马丹、弗雷斯特和塞尔纳，而这似乎也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整体世界的政治发展一直没有偏离大革命的方向。

左派大革命学的势头之强，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在 20 世纪中国又似乎表现得格外突出。世纪之初康有为、梁启超曾借诋毁法国大革命以遏止中国革命的酝酿，当即招致革命派群起抗议，很快康梁声名扫地，其报纸（《新民丛报》）关门大吉。后来得到译介的外国法国革命史著作，也都是克鲁泡特金、马迪厄、索布尔等左派史家的作品，右派作品仅有一本马德兰的革命史曾在 30 年代初翻译出版，但终究无声无臭，而且不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在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法国大革命因其“属资”而受到某种轻慢，但仍因其“激进”和“彻底”而得到比历史上一些比较保守的革命如英国革命更多的礼遇。甚至到改革开放后，把“光明”的法国大革命和“阴暗”的中国“文革”作比较还会引起非议。在那个时代的国人心目中，法国大革命似乎是绝对神圣的。当时我还不大理解何以至此，后来总算是慢慢地明白了一点道道：原来这是 20 世纪初以来弥漫全国的一种“革命崇拜”作的怪，而这“革命崇拜”的形成，本来也正是宣传法国大革命的结果。直到前不久，“反革命”在中国都不仅是一种缺德，而且是一项重罪。既然崇拜革命如斯，那么对于“革命之母”——法国大革命，自然也就会有有一种下意识的敬畏。记得伏维尔 1989 年 3 月来上海主持中国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只是因为听到了我关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在热月时期的变化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谈论，以及朱学勤结合中国“文革”对法国革命激进性提出的质疑，回国后便宣布中国的大革命学者都成了“热月党人”，我当时对此很不以为然，觉得此说甚不公道，至少在当时说这话还为时尚早。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深入，国人的“革命崇拜”终于开始慢慢淡化，并逐渐有了反思整个革命现象的兴趣。这种反思意识，其实是从质疑“文化大革命”发端的，随之历史上林林总总的许多革命，包括作为“革命之母”的法国大革命，都被放到了“理性”的法庭面前重新

接受裁决,一场新的启蒙在中国展开。于是,先前长期流行的关于“革命”的一边倒的舆论出现了裂痕,域外形形色色的批判革命的“右派”言论开始渗入中土:首先是在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者看来还属于左派的法国右派孚雷,接着是经典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柏克,最后就是施展要在本书里讨论的这位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也即意图回归旧制度的神秘主义者迈斯特。被引入讨论的“反革命”思潮愈来愈右倾,这一学术动向倒真是与热月督政府时期法国政治反动的发展趋势有某些相似,但它实际显示的似乎主要还是当下中国新启蒙的深化,其结果也不无积极意义。譬如,国人从关于孚雷(他的“反革命”实际上很有限,只是反对雅各宾派的激进革命,以及在他看来雅各宾主义所暗含的极权主义倾向)的讨论中,似乎至少能收获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信息:意识形态化的激进革命往往会导致践踏人权的专制政治。又譬如,对于柏克《法国革命论》(这本书行内无人不晓,但由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穷凶极恶”的反对态度,它长期被斥为垃圾,很少有人认真读过)的译介和研究,也多少能引起国人对民族历史传统的某种必要的尊重,从而有助于纠正我们革命时代的许多失误。至于施展所参与的这场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的迈斯特研究热,我们又会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现在还不好说,但我相信一定也不会是白忙。

提起迈斯特,深受传统的而且是左派的法国革命学影响的行内人士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某种厌恶。即使认定学术无禁区,承认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历史上的一切思想文化遗产,我们也可能在迈斯特究竟有什么正面意义这个问题上三缄其口。因为,迈斯特完全不同于孚雷,也大异于柏克,他根本无视现代文明的基本理路,说白了就是彻底地反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理念,极端敌视民主,这一点倒真跟纳粹分子毫无二致,故而他被说成“现代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肇始人”,其实也说不上很冤枉,也难怪他在法国的主流学界,尤其是在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左派传统法国革命史学界,长期无人问津,人们似乎已普遍认定此人一无是处,已经为历史彻底淘汰,多说无益。

我们知道法国的学术文化像她的政治文化一样,一贯有些左倾,尤其是法国革命史学的左派传统,更是常常左得有点离奇,容不得任何异类。我们中国学人,身置局外,则有可能采取某种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而这也许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虽然在历史上曾深深地服膺过法国的革命文化,一旦解除思想禁锢,允许学术自由,我们就能从我们自己的视角,相对轻松地审视与法国革命有关的一些为我们的法国同行所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的現象,进而发掘其隐含的世界意义——而法国大革命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其中有世界意义的现象实在很多。

施展的迈斯特研究,作为一种关于迈斯特政治哲学的“同情式理解”,就是国人所作的一次相关的大胆尝试。书的篇幅并不很大,但看得出来作者是花了极大的工夫的:几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全部重要理论资源,都被他调动起来了,迈斯特的政治理论由此得到多维度解说,这解说虽不能说处处精准,却也得得上常常很精彩;虽不能说无可辩驳,但对于人们深入考究相关问题无疑将大有帮助。

说实话,也许是受法国左派学术传统影响太久了,我个人对迈斯特研究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尽管作为施展的导师,我也没有反对他当年选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但我多少还是有点担忧:要中肯地说出迈斯特的正面价值,似乎有点难。说一千道一万,有关迈斯特评价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人义论还是神义论的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是的,人义论近年来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非议,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见解(如由人义论生发的“人类中心论”会让现代社会走入死胡同之类),但迈斯特要让我们退回到欧洲中世纪的神义论终究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反动。倒退是不可能的了,对此施展也很清楚,所以他采取的似乎是某种“中间偏左”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主张在坚持人义论的同时不要忽略神义论这个隐秘的非理性背景。这个立场也许无可非议,但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感到作者并没能说清楚(也许根本就说不清楚?)。起码,作者关于迈斯特是“紧叮现代主义的牛虻”这一比喻性的主要结论,似乎就有些牵强:因为这比喻源自苏格拉底关于他和雅典城邦之间关系

的自况,而作者自己也清楚,苏格拉底认为他对雅典城邦的“叮咬”,主观目的是为了这个城邦“焕发精神”,可迈斯特“叮咬”现代主义的主观目的,则恰恰相反,是要置现代主义于死地而后快。也许客观上迈斯特的“叮咬”也会、而且最多也只能会让现代主义“焕发精神”,但如此之喻终究是不甚贴切的若问到迈斯特政治哲学何以客观上有助于现代社会健康发展,我感到这也许可以从迈斯特的“神意”概念那里找到某些理由。迈斯特认为现代性之所以荒谬,主要就在于它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循环”,完全否定了“神意”的作用,而迈斯特所说的“神意”,如果有什么可以让人类感觉得到的形式的话,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传统了——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传统都是上帝“神秘计划”的产物。他就是以此来论证欧洲传统的绝对君主制的正当性的,尽管这一具体结论已经被历史所不可逆转地证伪,但体现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自然事物秩序的“历史传统”这个广袤范畴本身,不管它是否体现着迈斯特所说的“神意”,却并没有因此而沦为荒谬。而迈斯特理论最合理的内涵,大约就在于它对历史传统这个所谓“超越性力量”的尊重了,因为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历史传统(其实称之为“神意”也无伤大雅)的人义政治,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的自由和秩序(稳定)——在这方面英美的现代政治模式最能说明问题。英国的现代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传统的高度尊重(如保留君主制、遵循习惯法等等)之上的,而美国在建国时虽树立了“美国宪法”这个人造的最高法律权威,但上帝却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保持着象征性的更高地位,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左手按的是《圣经》而不是美国宪法就是一个表征。英美现代政治故而在保障社会自由和稳定方面一直有着较好的表现。在法国,由于法国大革命彻底反传统,结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成绩一度比较差,直到第五共和时期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那么法国第五共和所依托的“神意”又是什么呢?也许就是由其“半总统制”所体现的法国强势行政权的历史传统吧。

当然,无论是英美式的现代政治,还是法国式的现代政治,各自也

都有不足之处,所以才有现代社会一次次危机的发生。那么现代政治何以在实现了人义与神义的某种沟通之后仍不完美?这里,似乎还可以对迈斯特“神意”的内涵做进一步的开掘。依拙见,现代社会目前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基本理念之间的关系失调所致。大体说来,感觉上英美的问题是自由(自由主义)太多,而法国及欧陆是平等(社会主义)过重。自由太多,就需要在平等方面加一些砝码,而平等过重,则需要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总之要注意维持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事儿说说容易,做起来则特别地困难。怎么才能切实做到?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诉诸“博爱”这一理念。博爱和自由、平等一样,本来都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极受重视的信条,三者还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最高信念,它们至今还镌刻在法兰西共和国大厦的门楣上。然而实际上,人们也都知道,无论在法国大革命中,还是在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上,人们最热衷于谈论的一般只是自由与平等,博爱则有意无意地被搁在了一边。何故?应该说这事情多少跟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倡扬的人义论思潮有些关系:博爱这东西和基督教关系太深,即使在启蒙运动中被人们竭力人义化了,也没能彻底涤清其神义的味道,故而为人们所不喜。然而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想来却是用意极深的:人们似乎早在现代社会的门槛上就已经深深感到了自由与平等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并感到了这种紧张只能用“博爱”这种超越善恶至大无边的爱心来化解——至于这种“爱心”究竟为何物,也就不言自明了。

以上只是我在粗读了施展这本迈斯特研究之后的一点小小的感悟,相信认真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也会获得其他一些更有益的心得。

是为序。

高毅

写于西班牙大加纳利岛

古拉海滩

2011年8月18日

序 二

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趋势表现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轰轰烈烈的启蒙告一段落,学者们开始了对于本土及西方的知识资源进行更为学理化的梳理与研究,少了一分激情,多了一分严谨。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认真探讨也是从这个时候才逐渐开始的。

短短十几年的工夫,中国对于西学的认知已然有了较之以往很大的进步。然而,毕竟历史欠账太多,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而言粗线条的阶段——无论是对于古典希腊罗马,还是对于近代以来英美、欧陆,乃至俄罗斯的知识传统的认识,仍有很多模糊不明之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承上世纪 80 年代启蒙余绪,一方面受现有思想框架之规训,国人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有着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拘束。国内学界或者是走入对自由民主的单纯追捧,或者是走向了新左派的底层关怀,两派还会时而隔空厮杀一番。他们未曾理会到这两种取向都是共享着西方近代启蒙所留下的思想空间,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的相似性还大于差异性。启蒙哲学的思想取向并不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全部,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取向与其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这就是反启蒙的思想主张。它

在启蒙的时代,力图用古典、用宗教、用传统等等,来唤醒被启蒙美酒灌醉的、梦想着理性无所不能的人们。这后一种思想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往往是政治不正确的,但事实是,正是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思想张力,才完整地构筑起饱满而有活力的西方文明。欠缺了对于后者的理解,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必定是个“单向度的西方”,与实际相去甚远。这不仅会扭曲我们对于西方的完整理解,更会令我们在思考自身的问题时走入误区。

所以,施展博士对于重要的欧陆保守主义思想家迈斯特之政治思想的研究,可谓恰逢其时,非常重要。这份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完整立体地观察、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与观念空间。通过迈斯特这个路径,我们对于18世纪前后的欧洲政治思想的地形图有了更加细腻的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多元性,相互之间的张力关系,更加清晰。施展博士的研究从迈斯特这样一个视角,回溯18世纪前后的法国大革命和思想意识、思想论争,直面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激烈争论,甚至涉及当时的政治谋划、国际秩序,条分缕析,屡有精彩之笔。

迈斯特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属于保守主义的,但他与我们通常所谈的休谟、柏克这些保守主义者并不相同。后两者也可被视作启蒙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只不过其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思想气质大异于欧陆启蒙哲人。迈斯特则是一种复古取向的保守主义,这也是欧陆保守主义的一种普遍取向。既然复古,就涉及如何看待旧制度的问题,因为保守主义总是和旧制度相关联的。我们所说的旧制度,一般所理解,无论是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还是后来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后的分析,往往都是把它理解为路易十四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等这样一套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迈斯特所理解的旧制度与这两个思想家所认识到的旧制度,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反,他正是要在路易十四的民族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之外,寻找到旧制度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由贵族国际所勾连的整个欧陆(包括英伦三岛)封建制的国际秩序旧制度。它们是没有被绝对国家——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国——所驯化或

征服的旧制度,是与天主教的神学传统相关联的旧制度。

迈斯特的这样一种主张与他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所开启出来的现代性的深刻忧虑紧密相关。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法国内部的血腥与整个欧洲的动荡,革命诉诸全新的理念来为自己在内外两个方向上的强力政治进行辩护,期间人性的辉煌与人性的邪恶、理性的高举与非理性的疯狂始终不断地纠葛在一起,常令时人不知所措。迈斯特对于人性的阴暗面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于理性的局限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他对于立足于启蒙的民族国家之“国家理由”有着强烈的反对,对现代性有着极大的警惕。迈斯特力图要通过天主教传统与贵族国际这样的旧制度找到一个比民族国家更为强劲的“国家理由”——或应称之为“超国家理由”更为贴切——来反对革命,否定现代政治秩序之叙事与构造,消弭掉其中潜藏的危险。一旦关注到迈斯特所给出的这样一个维度,我们对旧制度的理解,以及法国国王在后来的复辟到底是什么样的复辟,就不能简单化了。理解革命、现代性政治、古今之变都与此相关。旧制度有着较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基于迈斯特的论述,施展博士展示出了旧制度这个更为丰富的面向,而且把它的内在的张力表述出来了。这是本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迈斯特是个深刻的思想家,但是我们对于其理论的取向要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他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反动的保守主义,和那种英美的保守主义是不一样的。迈斯特主张的是恢复到一个不可能再重新复活、重新成长起来,甚至保持它一定地位的那套旧制度,他主张这个旧制度以及旧制度所依赖的天主教,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个结合起来的政治理论无疑是反动的。“反动”在此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是一个道德的词,但它是反历史的,或者说反历史进程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倒退的。我们看到还有另一种保守主义,就是英美的保守主义,它们自身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法国、欧陆国家式的民族构建,而它们的保守主义也主张回到传统。但是这个传统是富有生机的传统,是能够展现的,能够在后来的一系列的国家建设、市民建设、甚至国际秩序中予以扩展的,

是能够把人民主权问题、议会制问题、个人权利保障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吸纳到其中的保守主义。迈斯特对这种英国式的保守主义也是心向往之的,并提出了一种倒退的路径,力图令欧陆也走上类似的道路。但这是一种绝无可能的空想而已,于是其理论在身后遂声名不彰。

我们要区分两种保守主义,要有一个思想史的价值立场。英美也有一个和欧陆国家同时进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只不过它们没有经过血腥、暴力,相比于法国大革命,英美的革命温和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革命之后,都有个反革命的宪法守护。所以,在思考两种保守主义的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它们是如何对待革命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反革命问题。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除了对迈斯特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判断。

但是,迈斯特在其著作中也提到了,“英国绝不是因为这些(宪制性)法律而成为其自由的;相反,因其是自由的,它才秉有这些法律。只有一个生来自由的民族才能够要求《大宪章》;而《大宪章》对于一个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民族是毫无用处的。”他也意识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路径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依赖于其具体的历史处境的。倘或类似的历史处境不具备,便无法比照处理。掩卷沉思之际,我们也要反躬自问,中国现下的处境究竟为何?普世价值真的不对吗?但是,普世价值又真的一定是对的吗?倘能激起读者类似的思考,亦可为施展博士此篇研究的又一份贡献。

高全喜
于京西百旺山脚下
2011年8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001

第一节 迈斯特与欧陆保守主义 /001

第二节 迈斯特的著作与研究状况 /006

第三节 迈斯特的写作目的与本研究的进路 /011

第二章 迈斯特与其理论的时空四重根 /016

第一节 迈斯特生平简介 /016

第二节 迈斯特理论的时空四重根 /018

一、边缘身份所带来的问题意识 /019

二、作为总体理论基础的神秘主义 /023

三、启蒙时代所带来的问题意识 /031

四、古典主义,古今之争下的抉择 /038

第三章 神秘主义与政治哲学 /044

第一节 神秘主义的先验人类学 /044

一、先验人类学 /045

二、神秘主义的先验人类学 /061

三、社会的与历史的神秘主义先验人类学 /069

第二节 神秘主义的政治哲学 /072

一、替赎祭献的神秘主义政治 /074

二、尘世伦理与神秘伦理 /082

三、对科学主义的批评 /088

第四章 现代政治文明及其不满 /097

第一节 灵知主义与现代政治文明 /099

一、政治秩序与灵知主义 /099

二、超越性与绝对性 /105

第二节 从政治的自治到领土主权国家的诞生 /119

一、政治的自治 /119

二、领土主权国家 /141

第三节 迈斯特对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批判 /155

一、时空观的冲突与迈斯特的政治方案 /155

二、普遍性政治下的教皇至上论 /164

第五章 迈斯特主权理论的展开 /176

第一节 既有主权理论简述 /176

一、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 /177

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主权理论 /180

三、欧陆传统的主权理论 /197

第二节 主权的绝对性与暴力性 /207

一、主权的绝对性与暴力性 /207

二、对主权暴力性的掩饰 /212

三、战争的暴力性 /215

第三节 主权之神圣性与符号化 /219

一、主权的神圣性 /219

二、主权的符号化与制度化 /229

三、政治的秘密性 /234

第四节 主权的合法性,历史与传统 /241

一、制度形成之历史性与特殊性 /241

二、宪法之不成文性 /248

三、主权的合法性 /254

第五节 神恩主义的政治哲学,革命与反革命 /259

一、神恩主义的政治与伦理 /259

二、革命与反革命 /265

第六章 紧叮现代主义的牛虻 /269

第一节 三个保守主义者 /269

第二节 紧叮现代主义的牛虻 /274

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96

第一节 迈斯特与欧陆保守主义

法国重要的反革命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在西方较有名气, 被认为是法国的柏克 (Edmund Burke), 其思想对后世也有着很多影响。然而, 国内只闻柏克, 却少有人知晓迈斯特, 这也说明了我国的西学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盲点。具体到迈斯特与柏克在我国国内的不同待遇的原因, 大概和这两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同联系相关——而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之主流——迈斯特的理论中难以衍生出无论何种可为现代人所接纳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 而柏克的理论则与现在大行其道的英国式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这两人的理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同关系有着多重原因: 一方面, 两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采取的政治空间观很不相同; 另一方面, 他们所可资利用的学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也不一样。下面简要地就后面这两个环境的区分谈一谈。

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起, 孕育出众多派别; 延至近代, 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别在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两大流派之间。这种哲学基底的差别,